

七河长梦

姜伯彦 主编

蒙古民族史话

【蒙元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七河长梦

姜伯彦 主编

蒙古民族史话
【蒙元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河筑梦: 蒙古民族史话. 蒙元卷 / 姜伯彦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665-1262-8

I. ①长… II. ①姜…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元代—通俗读物

IV. ①K28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7890号

长河筑梦——蒙古民族史话·蒙元卷

主 编 姜伯彦

责任编辑 张 志 张华峰

封面设计 敖全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号 (邮编: 010010)

发行部: 0471-4993154/4990092

联系电话 编务部: 0471-4990533

网 址 <http://www.imupress.com>

电子邮箱 imupress@163.com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24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65-1262-8

定 价 148.00元

声 明

本书所引用文字材料和图片, 因故无法联系到原作者的, 敬请相关作者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务部联系, 我社将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使用费。

联系人: 李老师 联系电话: 0471-49905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在长达千年的时空中，“马背民族”绘就了波澜壮阔的画面，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为缔造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就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代以降，蒙古民族饱尝日俄侵略之祸，备受社会动荡之苦，为谋生存、寻出路而上下求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实现了当家做主人的伟大梦想。

历史是认识过往、改造现实、开创未来的一面镜子，其认知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应该有广泛的群众普及。有关蒙古族历史的专著并不少见，而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普及读物则难得一见。鉴于此，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白玉刚同志的高度重视、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组织全区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长河筑梦——蒙古民族史话》一书。本书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既忠于历史事实，又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史话的形式，力图讲好蒙古民族的历史故事，以此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认同，弘扬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

本书的编写出版是集体协同努力的结果。全书分为蒙元卷、明清卷、民国卷，其中蒙元、明代部分由班布日执笔，清代部分由刘蒙林执笔，民国部分由张建军、陶继波、李德锋执笔。在编写过程中，薄音湖、白拉都格其、晓克、斯林格、赛航等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牛敬忠、李玉伟、于默颖教授担任了审稿工作，王凯、崔荣、金传道、冯文开等老师参与了稿件的修改。王钟、康宇凤、韦倩等同志为启动本书的编写做了大量细致具体而富有价值的工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著述，使用了有关出版单位的图片。付梓之际，谨向为本书出版给予关心、指导、支持的领导、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尽管作者和出版单位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掌握史料资料不足等客观因素，本书还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献给所有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付出辛劳的人们！

姜伯彦

2017年6月30日



目录

MULU

第一章 苍狼白鹿的神话 1

众说纷纭的族源 2

神话与现实 7

草原上的强部 14

合不勒汗的“蒙古国” 18

俺巴孩汗的悲剧 21

大力神忽图剌汗 24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 26

第二章 草原上立起九旂白纛 29

- 铁木真崛起前的草原诸部 30
- 从孤儿到可汗 34
- 奠定汗国基础的三大战役 42
- 统一蒙古高原 46
- “大蒙古国”的制度与文化 54

第三章 “大蒙古国”的鼎盛与分裂 63

- 降服西夏 64
- 南征金朝 68
- 西征中亚 74
- 成吉思汗之死 84
- 窝阔台汗的文治武功 88
- 在位两年的贵由汗 96
- 刚明雄毅的蒙哥汗 100
- 蒙哥汗之死与大蒙古国的分裂 105

第四章 元世祖忽必烈 109

- 倾心汉法 110
- 征服大理 117
- 兄弟之战 124
- 元朝的建立 136
- 消灭南宋统一中国 142
- 汉法与理财两派的争斗 150
- 戎马倥偬的一生 186

第五章 元代中后期的政局 203

- 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204
- 至大新政 213
- 施行仁政 重开科举 222
- 至治新政 227
- 饮恨南坡驿 234
- 两都之战 240

第六章 亡国之君元惠宗 253

为挡煞而迎立的天子 254

两次政变的大赢家 259

短暂的励精图治 270

一眼石人的诅咒 284

高邮之败 288

父子间的荒唐内讧 293

终成末代皇帝 305

第七章 蒙古四大汗国 309

横跨欧亚的金帐汗国 312

称雄中亚的察合台汗国 329

昙花一现的窝阔台汗国 343

威震西亚的伊儿汗国 357

第一章

苍狼白鹿的神话

蒙古民族发祥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壮大并向蒙古高原扩张，由狩猎部落过渡为游牧部落。12世纪，为与金朝抗衡，蒙古众部落推选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为可汗，建立“蒙古国”。其后历经俺巴孩、忽图刺等汗王以及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巴特尔的统治，“蒙古国”分合无常，最终在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暗杀后分崩离析。此时，铁木真年仅九岁。





众说纷纭的族源

与西方不同，中国很早就关注到了蒙古人。当他们仅是一个弱小的游牧部落，还没有成为草原的主人之时，中国的史籍里便已经留下他们的印迹。

蒙古人在史籍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旧唐书》卷199《室韦传》中，唐人称之为“蒙兀”。《新唐书》卷219《室韦传》中则称之为“蒙瓦”，并指出其来源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

从唐朝被记入史书起，蒙古人便在汉文史籍中不断出现，只是因音译不同而族名各异，如蔑劫子、梅古悉、漠葛失、毛割石、毛揭室、毛褐、萌古、萌古子、蒙国斯、蒙古斯、盲骨子、蒙古里、滕辅、忙豁勒等。元代之后，其发音被确定为“忙豁勒”，而名称则被定为“蒙古”。南宋著名的学者洪皓，出使金朝时曾被扣留十五年，其间就了解到了蒙古人的事迹。回国后，他在《松漠纪闻》中记载道：“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滕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当然，洪皓没能料到，日后将金朝和南宋这对世仇先后消灭，将之列入统一的大元版图的，便是这个“盲骨子”。

不过，无论是对蒙古人了解较晚的西方还是早知其名的中国，对于蒙古的族源及其名字的含义，都不甚了了。即便是到了近代，这个问题仍扑朔迷离，使学者们困扰不已。

当南宋得知宿敌金朝的北方崛起了蒙古后，便派使臣与之联络，希望能够合力夹击金朝。在使团中有一位书状官叫彭大雅，他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鞑事略》一书，记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对于“蒙古”一词的含义，彭大雅认为“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大银”。

彭大雅不懂蒙古语，他将“蒙古”与银子的蒙古语“孟根”混同，又联想“相生相克”的说法，认为契丹称“镔铁”，被女真的“大金”所灭，那么能灭“大金”的就应该是“大银”。不过，如此玄妙的说法自然是没有什么根据可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便在《黑鞑事略笺证》中直言其说法荒谬。

伊儿汗国宰相拉施特主持编纂了《史集》，书中对蒙古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认为蒙古“意即孱弱和纯朴”。因为拉施特本人与蒙古皇族关系亲密，又在伊儿汗国身居高位，所以他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一个民族将自己命名为“孱弱”也未免太不符合常理了，因而蒙古国历史学家哈斯道尔吉、我国历史学家邵循正等人均对此说法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对蒙古族名的毫无根据的误解。

除了彭大雅和拉施特的说法外，还有“诚实坦白”“傲慢勇敢”“不可战胜”“同伙人”等多种解释，但都只是一家之说，难以服众。及至近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以语言学、民俗学为基础，指出蒙古应是“永恒长存”的意思，这倒是与我国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但终究未能形成定论，“蒙古”一词究竟何意，仍莫衷一是。

目前，“蒙古”一词的含义仍在争论当中，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科学准确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结论。

名称的意义尚且如此复杂，蒙古人的族源更是众说纷纭、悬而

未决了。其中主要有匈奴说、突厥说、吐蕃说、东胡说等四种说法。

主张匈奴说者，一般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指出蒙古语中有匈奴语的诸多词汇和特征，认为匈奴便是蒙古的古称。主张突厥说者，大多也是透过比较语言学，以蒙古语中拥有大量突厥语词汇作为证据，指出蒙古人很有可能是突厥汗国的后裔。而吐蕃说则来源于《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蒙古逸史》《蒙古喇嘛教史》《蒙古青史》等书，这些写作于明清之际的蒙古史书，都主张蒙古族起源于吐蕃。而东胡说，则从语言、习俗、发源地等方面加以综合论证，认为蒙古来源于东胡。各家说法均言之凿凿，理据充分。

目前，突厥说和吐蕃说已经式微。突厥说以蒙古语中保存许多突厥语词汇为主要证据。但从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年）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的二百八十多年间，突厥、回纥先后在大漠南北建立政权，而两族的语言均属突厥语族，必然流传于被统治的各部，蒙古族就生活在这一范围内，其语言中保留有突厥语言词汇，本就不足为奇，突厥说令人难以信服。更何况，追本溯源，蒙古语应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不可混同的两大语族。两个语族的地域分布及各自所包含的民族也不同，仅因个别词汇相同便将两大语族混为一谈，从根本上便失去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根基不稳，自然难以令人信服。而吐蕃说则有本末倒置之嫌。其证据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产生的诸多史书。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成为蒙古人的普遍信仰是在明代中叶，可这些史书只凭借宗教信仰，为了彰显祖先的神圣，就将蒙古起源与佛教相联系，这样的证据何足为凭呢？陈寅恪先生在《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就曾犀利地指出，吐蕃说属于“层累地”的错觉，也就是将后传入的宗教作为民族源起的证据，难以自圆其说。

因此，现在便剩下匈奴说和东胡说了。蒙古国学界主要认可匈

奴说，而中国学界则多倾向于东胡说。

中国学界认为，匈奴在东汉时退出故地，虽然有十余万户留了下来，但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其间相隔了十多个世纪。在此期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等族轮番占据匈奴故地，这十余万户匈奴后裔早已被各族融合，虽有部分血脉传到蒙古，但历时一千多年，关系已极为疏远，血缘也必然残存无几，根本不能再以匈奴后裔视之。

相对而言，蒙古源于东胡的证据则更多。

在语言上，蒙古与东胡系统的鲜卑、契丹具有一脉相传的语言继承关系。《宋史·吐谷浑传》中保留的“处可寒”和“阿干”两条东部鲜卑语资料，以及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等单位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都证明了蒙古语同鲜卑语、契丹语的语源关系。

在风俗习惯方面，蒙古人也同鲜卑、契丹等族有着惊人的相近之处。例如，《后汉书·鲜卑传》和《魏书》中均记载鲜卑人的发式为“髡头”，同时《蒙鞑备录》记载蒙古人的发式也是“髡头”，即剃去周围头发，留头顶发挽成髻子或辫子。《魏书》记乌桓人“以穹庐为宅”，《北史》记吐谷浑人“庐帐而居”，《南齐书》记柔然人“所居为穹庐毡帐”等，均与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相似。鲜卑人“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契丹人“葬于中野，纵马践其上”，二者的丧葬形式，也与十二三世纪时蒙古人的葬俗相似。

除语言和风俗之外，蒙古人发源地也可作为其源自东胡的力证。据《旧唐书·北狄传》载，在俱轮泊（今呼伦湖）以北，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而居者，有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等部。其中，蒙兀室韦就是构成蒙古族核心的原始部落。

数千年来，蒙古族经历了复杂的演化历史，当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强大的游牧汗国兴起时，他们便是这些汗国的属民，只是一

直鲜为人所知而已。13 世纪，因为种种机缘和时势，更因为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他们终于从众多游牧部族中脱颖而出，成为草原的领导者，并以蒙古为名，整合了众多的游牧民，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恢宏的时代。



神话与现实

虽然蒙古人的起源在学界争论不休，但对蒙古人而言，这根本就无争论的必要。他们的起源在蒙古人的“圣经”——《蒙古秘史》中早有定论，他们是天父腾格里在人间的后裔，自诞生之日起便是神圣而尊贵的。《蒙古秘史》开篇便写道：“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兀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这对夫妻便是蒙古人的始祖。孛儿帖·赤那是蒙古语“苍狼”的意思，豁埃·马阑勒则意为“白鹿”，因此蒙古人自称苍狼白鹿的子孙。不过，苍狼并非真是一头狼，白鹿也并非是一只鹿，而是两个人名或氏族名。

孛儿帖·赤那和妻子豁埃·马阑勒是“渡过大湖而来”，到兀儿罕山繁衍生息的。这夫妇二人最初源自哪里，《蒙古秘史》中并无交代。但拉施特的《史集》中，却有蒙古人祖先来源于“额尔古涅·昆”，之后西迁漠北草原的传说。

传说，蒙古的先祖被敌人打败，仅有两对夫妻幸存了下来。为保全性命，他们被迫出逃，遁入额尔古涅·昆。

这额尔古涅·昆拔地而起，高耸云霄，四周悬崖峭壁，走无路，攀无径，险峻至极。但为了生存，四人昼夜不停地登山跃涧，披荆斩棘，扯藤挂萝，向上攀登。磨破了手指，扎烂了脚掌，饥食野果，

渴饮泉水。历经重重险阻，四人终于登上了顶峰，从此便在这深山中定居下来，以游猎为生。经过数百年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乞颜、涅古思两个氏族。寒来暑往，光阴流转，乞颜与涅古思两个氏族已分出了七十个分支，力量不断壮大。

又不知经历多少世代，蒙古人中出现了一位有威望的氏族长，这便是孛儿帖·赤那。此时，蒙古各部逐渐陷入人稠地窄、资源贫乏的危机之中，曾经的深山险绝之地再也无法容纳这个庞大的族群。孛儿帖·赤那与夫人豁埃·马阑勒为了族人的前途，选在仲秋时节召集各氏族头领，商议如何带领族人走出这犹如铜墙铁障的山谷，另寻谋生之路。

在天神的指引下，人们宰杀了七十头牛，用整牛皮做了七十

• 化铁熔山

